

超奇着装的符号学意义：希普霍普风格的经典诠释和结构性分析

■ (美) 玛西娅A.莫加多/刘晓琴 窦倩译

【摘要】：希普霍普风格 (hip-hop style) 是与20世纪90年代说唱音乐文化相联系的一种充满争议的着装形式。人们对它的分析和诠释一直以符号学的结构性研究方法为基础。不同时间段中的符号学体系彼此分离，在建立这个体系中的诸多因素和所蕴含意义的关系方面，需要考虑三个编码操作 (coding operations)，即范式对齐 (paradigmatic alignment) —— 极端的观点、外延意义和内蕴意义 (denotation and connotation) —— 字面的意义和延伸的意义、修辞手段 (figurative devices) —— 暗含的喻义。研究结果依据希普霍普风格系统符号和常规着装系统符号间的辩证关系，揭示了这一体系的结构。常规着装体系的组成要素由此得以揭示，支持希普霍普系统的象征性语言也被描述了出来。希普霍普风格被当作一种与超奇着装设计相关的服装体系的范例加以分析，而这种风格与普通着装形式是对立的，这种分析对相关理论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有争议的时尚；超奇着装；希普霍普风格；符号学；结构分析

“有些服装的外观特别吸引眼球，因为它们具有复杂性、审美诱惑性、新奇性，并且与社会环境或人不协调，或者具有不为人熟知的性质。如此装扮或许能吸引观察者的注意力，诱惑他们的情感，使其变得兴奋、着迷，甚至困

惑。不管这种装扮是否具有视觉吸引力，已经激起观察者的解读兴趣。”^①

为了满足设计上不断创新的需要，时尚工业常常将街头风格、别具风情的民族样式、青年风格、同性癖风格还有其它亚文化风格都吸收到设计中去，而这些亚文化着装行为频繁地冲击着常规着装理念。街头风格和其作用于大众时尚的派生风格引导消费市场变得反复无常。与此同时，商业性的成功经常取决于服装生产商识别和生产时尚的速度，而大众市场上的新样式往往仿照亚文化风格。这样导致这些来源于亚文化着装的样式同时在主流市场上大受欢迎。

当代社会的一些批评和分析论述了亚文化服饰风格同时遍布于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经济领域及不同年龄、性别和种族群体。这表明大规模销售已经演示了任何时尚风格在表达深层意义方面的肤浅和粗俗。这样的评论完全忽视了即便是在被层层复制的过程中时尚和亚文化时尚还在继续挑起相当大的争议。

出现争议说明存在问题。服装所引起的争议不在服装本身，而在于服装所表达的意义：即它们是什么样的，它们在暗示什么，究竟谁掌握决定权。服装引起的争议往往有许多含意。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希普霍普风格——一种

由青年文化生成的宽松下垂风格，被高级时装设计师们所采纳，进而又跨越不同年龄、不同价格区间、不同生活方式而广为销售，同时又备受公众和私立学校指责。这个公开的论战日渐升温。

媒体报道认为上述争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达到顶峰。当时希普霍普风格的显著特征包括：超大号上衣搭配超大裤子，裤沿卷地，裤裆拖到膝盖部位，内衣有时在宽松下垂的低腰裤上方依稀可见，超长的腰带耷拉在裤裆前并不停地摇摆。此外，还有的将裤子故意前后反穿，大量炫耀高档消费品（如，古奇、阿玛尼、拉夫·劳伦、卡尔文·克莱恩）及本土希普霍普设计师的品牌（如Cross Colors, Karl Kani, Phat Farm），或将标签张冠李戴到其它地方，运动鞋不系带或是系上复杂的花边带，反戴棒球帽，如同挂奖章一样在金链子下挂闹钟，有意将零售价贴在衣服上。年轻人的希普霍普个人行为包括：迈着独特的步态，说下层人士的方言及摆出一副傲慢的、有时甚至带挑衅性的面部表情。标签——愤怒者就是一种自我表达，指的是白人中产阶级青年用希普霍普风格装扮自我。图1展示了这种风格。

在解释超大号袋状服饰 (baggy garb) 属于希普霍普风格时，我运用了鲍尔森·布赖恩特



图1 超大号T恤、宽松的裤子前后反穿是希普霍普风格的主要特征。

(Poulson-Bryant)、罗斯(Rose)和西姆斯(Sims)的观点。人们对希普霍普风格来源的看法同样很有争议,有的认为它根源于滑板文化,有的认为是冲浪文化,还有的认为是黑帮和毒品文化,或者是监狱文化,或者是非裔美国人的贫民窟文化。但是它与说唱音乐文化的联系最为紧密。

尽管说唱表演者们的音乐形式、抒情歌词和公众形象是复杂多样的,但是有一种风格被认为是典型的说唱音乐——恶棍说唱。这种说唱音乐的歌词传达出了粗俗、毒品、暴力、荒淫和谋杀等信息。一些说唱明星因监狱经历而臭名昭著。NWA——aka N***az(此星号为对不雅词汇的省略,下同) With Attitude乐队的唱片“Straight Outta Compton”被认为是这种风格的典型代表,这个表演组合说:“感谢所有恶

棍、毒品贩子、罪犯、偷盗犯、艺术破坏者、暴徒、流氓、杀人犯、妓女、地痞恶霸、酒鬼、流浪汉、纵火犯、狂人、坏孩子等听我们的狗屎歌词。”

在整个90年代,超大袋状服饰和恶棍说唱联手引发了大规模的冲突。到1994年,超大号的裤子、透视内衣和棒球帽被许多学校禁止。电视脱口秀节目纷纷争论这种风格的意义和内涵。与此同时,公众也开始关注这种风格,关注杰出设计师如乔治·阿玛尼、香奈尔品牌设计师卡尔·拉葛菲尔德、卡尔文·克莱恩、艾塞克·米兹拉希、唐娜·卡兰等设计师设计的袋状裤子、前后反穿、暴露内衣、裤裆下垂到膝盖等风格的服装。有威望的零售公司的决策者们预测这种希普霍普风格将会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时尚。负责大批量生产的营销商们宣称:新的希普霍普风格的生产会将目标转向曾被忽视的年轻女性市场。在争论中,市场研究人士认为愤怒者已成为新的心理市场的商机。

一、目的、结构和方法

下面的研究萌发于我对希普霍普风格本身矛盾性质的着迷。我曾带着浓厚的兴趣观察那些年轻的人们穿梭在步行街上,穿着超大号的裤子,反戴着棒球帽。我很高兴看到这种新发明,并将其视为对裁缝开的俏皮玩笑,但其他人并不以此为乐。在一次由欧普拉·温弗丽主持的谈论希普霍普风格的脱口秀节目上,我亲眼看到并听到了观众和嘉宾们的激烈争论。他们争论了一些有关着装的问题,如:1、风格归属(应该将它归于黑人的常规着装风格,还是

归于青年风格);2、模式(它是对旧风格的否定还是对文化多元化的表现);3、种族主义(白人设计师正在通过推广这种风格从而压榨黑人,还是这种风格的服饰仅仅是一种商品而已);4、自我表达(这种风格是攻击性的还是令人愉快的)。显然,这种着装方式具有多元的意义,它承载着多种涵义。街头流氓和种族主义的老套是否定性的,青年的朝气和黑人文化的融合是肯定性的,同时,它也令人警醒。

希普霍普风格富有争议的特点、戏剧性的矛盾及多元的意义说明:对这种风格的符号学研究能促进我对其概念的理解,同时满足我解读其意义的欲望。研究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认识支持希普霍普风格的结构特征,这里的希普霍普指的是一种符合体系且正处于最受争议的阶段;另一个是分析并解释那些结构特征,以便于理解这种风格的矛盾性和煽动性。

二、结构:符号学和结构主义

符号学是一种哲学,是一个理论体系,是研究符号及其如何运作的各种各样的方法。最基本的符号学概念是符号——可以象征其他事物或可以被用来象征其他事物。着装的所有方面和自我表达的模式都是潜在的符号,演说和语言的所有因素都是符号。每个符号都是一个由许多方面组成的体系:一种表达,也可以说是概念或客体,通常被叫做“能指”;一种由“能指”表达的意义,通常叫做“所指”,某种连接“能指”与“所指”的关系。

连接“能指”和“所指”的那

种关系很重要,因为它在客体和客体可能被赋予的意义之间架构了桥梁。而这些关系是通过加强规则、惯例或者其它相关手段而建立起来的。这些规则或惯例被叫做编码(codes)。人们通过适应文化与社会来学习这些编码,而编码通常是不可见的。正如博尔格所指出的:“一般来说,人们不会有意地去认识这些规则和编码,也说不清楚这些东西。”

单个的符号在更复杂的符号系统中相互关联。这些符号系统由许多符号结合而成。符号学体系像单个的符号一样象征了一种通过编码方式建立起来的关系。有时,系统内的一个或多个符号缺失,但是我们通常可以在部分缺失的情况下识别和解读该系统。

本文采用结构分析的方法来研究符号学。结构主义的特征在于它关注意义生成的条件和过程而不是意义本身。这些条件和过程被假定是人的思维结构天生就有的或者是通过文化实践后天习得的。结构学家们探索的是这些条件如何为意义提供附着于符号之上的手段。结构分析的目的是要认识隐藏在文化现象表层下的深层结构。司道雷(Storey)解释道:

“结构主义的任务是将控制意义生成的规则和惯例解释清楚。”

结构分析是在如下假设的基础上进行预测的:

- 1、二元思想(如,两极对立的思维)是意义产生的基础;
- 2、编码的隐含体系(惯例、规则及模式的联合)通过建立事物与意义的关联从而使意义的附着成为可能;
- 3、这些关系通过共时分析而不是历时分析被揭露。

三、方法

依据结构学家的分析方法,我开始描述符号体系意义上的希普霍普风格的结构。为达此目的,我将系统定位在20世纪90年代,因为在那个年代人们对这种风格的争议还在继续。我识别了该系统中相关的符号,仔细检查了控制意义的生成条件的对立两极,考查了惯例存在的体系。为了实施这项研究,我着眼于解读研究者常用的程序和分析技术。斯宾格(Spiggle)认为这种途径在描述方法的时候不够精确。分析和解释也许是断断续续的,而不是符合逻辑的。有时,分析过程是被直觉而非理性所驱使。尽管在以下的报告里,分析和解释有时是相互分离的,但这不是关键。然而,映射促进了我所用的各种分析和解释技术的重新组合,这些问题在文中得以解决。

研究的数据来源包括:大众和学术界对说唱音乐和希普霍普文化的研究资料、商业报刊杂志上有关希普霍普风格的文章、相关的电视脱口秀以及脱口秀节目的官方文字版本、来自希普霍普青年的看法,还有1993年和1994年春季两季在我的时尚理论课堂上学生们的观点以及相同专业领域内我的同事们的看法。随着当下研究希普霍普时尚的学术报告、书籍和文章的增多,资源在不断扩大。

四、希普霍普符号学体系

1、该体系中的符号(有删节)

如果在我所参考的这些资料中,希普霍普风格的元素因不断被提及而突显出来,或者通过解读而被证实,那么它们就会被评估为恰当的“能指”。丹姆霍斯特

(Damhorst)提出了一个着装符号的综合模式。这个模式指导了我的评估,并且向我提供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可以用来区别传统服装体系元素与希普霍普符号学体系中的符号。

2、希普霍普体系的结构

结构分析建立在一种假设的基础之上,即一套内在的编码系统通过创建事物和意义的关系,使得意义的赋予成为可能。对希普霍普体系结构的认知包括了对编码或者这套体系所依赖的编码的认知。上述认知行为是通过认识那些对符号体系的象征价值有强化作用的元素来实现的:符号复制(例如复制夸张的型号)、主题反复(例如重复编码违规)、普通文化主题的重复(例如对陈规的夸大)。希普霍普体制中这些特征的证据说明希普霍普体制可以结构化,这被解释为与三个普通的编码过程相关联:范式调整、外延和内涵、修辞手段。

3、基于范式对齐(Paradigmatic Alignment)的结构

范式分析包括寻找包含在符号与符号体系中的二元对立形式,这一分析模式伴随着由索绪尔(Saussure)提出并被李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等人接受的二元对立的语言学准则。这一准则被用来研究不同形式的文化现象。这一潜在的假设即二元对立是人类思想活动的基础,也是意义产生的基础。

这种二元对立是由卡勒(Culler)提出的,它是一种对时尚与风格研究来说非常有用的分析程序。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已经接近了与服装有关的符号体制。巴特(Barthes)提出了衣着(服装)

编码与修辞(写或说)体制的对应。戴维斯(Davis)将时尚假定作为一种与服装相关的反面表达。波尔希默斯(Polhemus)与普罗克特(Proctor)认为反时尚风格(古典风格)反对时尚编码。波尔希默斯(Polhemus)构建了一种语义学的区分尺度,去解读依赖于二元体系的服装外观风格的表达能力。萨林斯(Sahlins)认为社会文化种类是用与服装的设计因素相关的双重结构来进行编码的。伯杰(Berger)提出了牛仔工作服与高级时装相关因素之间的两极对立。西美尔(Simmel)依据从众与出众两极对立的紧张关系描述了与时尚相关的行为特征。

这一产生自范式分析的二元模式是针对文本的范式结构。一些学者认为范式结构是最基本的并且是符号体制中最重要的意义关系。从这一观点看,对希普霍普体制的范式结构分析应该显示意义产生的首要条件。

因为希普霍普体制中的符号代表着对传统服装的严重冒犯。希普霍普体制明显地对传统服装进行了否定。它不是传统服装。这样,通过思考与传统服装特征相关的希普霍普体制中的符合,范式结构产生了。这种“传统——非传统”的二元对立体制的建立有助于分析的进行。希普霍普风格范式结构的其他要素是从以下体制中引出的:

宽松裤和特大号衬衫与传统服装中型号合身的概念不一致。相对于传统服装体制,希普霍普服装的尺码看起来是错误的——他们不合身。超大号服装表明希普霍普体制的范式结构包括反对型号合身。

相对于传统服装体制,希普霍普服装太大。或者说,穿着者相对于服装来说太小。由超大要素组成的符号说明希普霍普体制的范式结构包括“型号大、小”的对立。

在希普霍普体制中,内衣是可见的。在传统服装体制里,这些应该被藏在裤子里,因为内衣是隐私的,不应公开显露。像希普霍普体制中的符号一样,可见的内衣说明希普霍普体制的范式结构包括“不可见”与“可见”、“内部”与“外部”、“隐私”与“公开”的对立。

与传统服装体制相比,希普霍普体系的裤子和帽子是朝后的。它们被前后反穿。希普霍普体制中的倒转说明这一范式结构包括“前面”与“后面”的对立。

在传统服装体制中,闹钟不属于衣着,属于家居用品。当闹钟被当作衣着装饰时,这一分界线被超越了。这一穿着行为使得穿着者看起来很愚蠢。从范式分析方面看,闹钟表明以下对立:“珠宝”与“家居用品”及“有意义”与“无意义”。

在传统服装体制中,价签不属于服装。依据惯例,人们在穿之前会把这些去掉。此外,如标签、商标而不是价签等细节具有已经被建立起来的意义。它们被用来从视觉上表达商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由被当做服装附属物穿戴的价签构成的符号表明这一体制的范式结构包括以下对立:“正确”与“不正确”及“隐蔽”与“公开”。

在传统服装体制中,卡尔文·克莱恩、拉夫·劳伦、古奇及阿玛尼等设计师标识代表了高消费领域和高价服装。这些衣服上的

标识的重新定位与城市贫民的并置显得不协调,并暗示了“时尚”与“艳俗”及“高消费”与“低档市场”的对立。

展示大量的设计师标识及那些从原服装上取下并重新安放到其他服装上去的标识说明:相对于传统服装体制,希普霍普体制包括“适度”与“过分”及“恰当陈述”与“夸大陈述”的对立。

传统社会行为禁止直呼别人的名字并禁止使用粗俗的语言。在传统语境中,“n****r”这个绰号被认为带有种族歧视、侮辱及毁谤等性质。“Wigger”这个词起源于绰号,也带有冒犯性,不能在公共场合使用。希普霍普体制中的这些符号说明这一范式结构包括“Wigger”与“n****r”及“白”与“黑”的对立。并且,传统符号控制着带有赞美性质的时尚所禁止使用的侵犯性术语。希普霍普体制的这些组成成分说明这一范式结构也包括“贬斥”与“赞美”的对立。

事实上希普霍普体制中所有的符号——既有与服装有关的符号,也有由实践或行为构成的符号——都可以被理解为“错误”:穿着闹钟是错误的;穿着价签是错误的;故意裸露内衣是错误的;使用绰号是错误的。这样,符号体制中的对立准则就是“对”与“错”。

从希普霍普体制中识别的所有符号都代表了与传统服装的分离及对传统服装的否定。“肯定”与“否定”的对立是希普霍普体制的中心。

希普霍普体制范式结构的总结见表1。

希普霍普体制中的二元对立	
传统的	非传统的
型号大小	合身情况
小	大
不可见	可见
内部	外部
隐私	公开
前面	后面
珠宝	家居用品
有意义	无意义
正确	不正确
隐蔽	公开
时尚	艳俗
高消费	低档市场
适度	过分
恰当陈述	夸大陈述
Wigger	N****r
白	黑
贬斥	赞美
对	错
肯定	否定

表1: 希普霍普体制的范式结构

其他读者通过对希普霍普体系中的符号的研究或许能得出其他的或不同的对立。这样,读者们就积极地参与了意义的生产。用凯瑟(Kaiser)的话说就是这发生于他们试图去解读与理解新奇的、复杂的或者有争议的服装形式的时候。

4. 基于外延与内涵的结构

外延与内涵是互斥的意义模式,是能指和所指之间不同类型的关系。由外延的意义所指示的符号依据字面的意思来指示意

义,并客观地证实能指的特征。外延意义是实际的、明显的、没有问题的,它们看起来是一种符号的自然属性。例如,普通价签的外延意义是:一个普通的硬纸板,上面印有关于商品的编码信息及商品的价格。

或者说,内涵是指延伸的或者暗含的意义。如果一件贴有价签的衣服被穿到了大街上,它或许会被解读为穿着者在穿衣方面粗心大意。驾驭这一解读的假设是内涵:价签不属于服装,他们应该在服装被穿着于公共场合前被去除。

基本的符号体系包含一个“所指”及一个建立在外延关系基础上的“能指”(例如价签表示带有编码的标签)。但每一次当一个符号被解读的时候,解读本身变成了一种新的符号,这一新的符号受到进一步解读的限制。新符号代表了一个第二级的符号体系。第二级的符号体系依赖包括理所当然的假设(例如价签在穿衣前被去除)在内的内涵。这一假设经常被认为是符号自然的外延意义。在第二级符号体系中,因为这种假设的自然意义,符号的内涵意义消失了。这样,第二级符号体系中的内涵意义或许会被隐藏在外延意义之下。传统服饰编码的所有要素隐含以下理所当然的假设意义:一件服装应该怎么穿,在何时何地穿,应该穿什么,这件衣服是由什么要素组成的。

对希普霍普体制外延意义的检验要求依据符号的客观特征来对其进行描述。在开始时,我遇到一个难题。裤子很大,但到底有多大呢?很明显,客观地描绘希普霍普体制的符号是不可

能的,除非这些代表那些关于传统服装的理所当然的假设(即内涵,第二级符号体系)。对内涵的发掘揭示了掌管传统服装的控制规则或编码:

夸张的服装违反了传统服装的规则,因为传统服装详细阐述了最接近人体体型的服装型号。

夸张的服装违反了“比身体大或小很多的服装并不合身”这一规则。

暴露的内衣违反了“内衣是用来穿的,但不是用来看的”这一规则。

穿衣时正反面颠倒违反了“正反面的细节具有区分性”这一规则。

正反面颠倒穿裤子、衬衫与棒球帽违反了以下规则:与服装的正面相关的细节要朝前穿,服装有前面与后面、反面与正面、在身体上如何安置这些并不是任意的。

悬于腰部的过长的袋子违反了“传统服装禁止直接提及生殖器”这一规则。

过长的袋子加上暴露的内衣使人们注意到以下规则:生殖器通常被多层服装所覆盖——内衣加外衣。

被当做珠宝的闹钟与有意悬挂在服装上的零售价签违反以下规则:服装装饰物的范畴是固定的,不包括家居用品或价签。

价签也违反了“不宜直接提及服装类物品的价格”这一规则。

表2总结了传统服装的规则与希普霍普体制对它们的违反。对传统服装控制体系的分析表明:希普霍普体制的结构化建立在有争议的符合体制(例如帽檐朝后)之上,且与对传统服装体系中相反的

解读相匹配(例如,正面朝前是正确的,背面朝前是错误的)。

5. 基于修辞语言的结构

从语言学与符号学研究的核心中得出的假设是索绪尔(Saussure)的看法,即语言充当了首要的模型体制,其他符合体制建立在这一体制之上。语言学就这样被理解作为一种研究其他类型文化现象的模型,所有这些都当作文本(texts)。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中或在学术追求中,人们都会去理解(例如,解读)它。应该注意到这里强调的是文本以及它

是怎样被解读而不是作为想要传达的信息。符号学承认信息发送者和信息接受者都是生产与交换意义的积极平等的参与者。

在符号学研究中,文本被普遍地看作象征手段或暗含的形象化比喻,即产生于文本要素与修辞手段之间的直觉性类推,修辞手段具有解释作用。用修辞手段对希普霍普体制的分析与解读使我得出以下结论:

希普霍普体制中最主要的修辞手法是夸张(例如夸大)。这在过大的裤子、过长的袋子、夸张的

装饰物中被证实了。与传统服装及自我呈现的普通形式相比,希普霍普体制中的每一个特征都比现实生活中的要大(注意这一描述中暗喻的使用。例如,通过分析说明不同思想之间的相似)。

可见的价签代表一种对服装来说非常普通的身份指示游戏,通过滑稽的模仿来传达意义(如幽默模仿、讽刺模仿)。换句话说,这些符号可以被解读为“讽刺”(如不协调的并置);这些衣服是买的?还是偷的?标签说明穿着者也许把他的旧衣服落在了一个更衣室里,离开商店时穿着流行的新替代物、标签及所有其他的东西。这一讽刺性的扭曲将符号解读为一种暗示:穿着者同时蔑视普通服装传统及合法经济交流的传统。

显露内衣荒谬地模仿了将显露内衣视为常见事情的时尚广告。更重要的是,它们代表了一种对普通服装规则的讽刺性扭曲。这一规则即内衣是用来穿的,不是用来看的。

视觉上的转喻(如一件事情的名称可以代表另一件事情)与明喻(例如一件事情与另一件事情相似)象征了过长的袋子。裤裆上的悬挂物容易被解读为男性生殖器的视觉替代物。

传统上型号合适关系的断裂通过带有喜剧效果的夸张为外表做了一个卡通样的注释。黑帮说唱与希普霍普风格的联合——一种与市中心团伙、暴力、威胁性歌词及奇异的、像咒语的口头形式的音乐——把滑稽的模仿变成了讽刺:这些孩子既不以预期的儿童方式想事情,也不以这种方式做事情。

传统风格的规则	希普霍普风格产生的反规则
服装型号应该接近身体的尺度;服装可以大一些,但不能太大。	身体尺度与服装型号之间的极端对比。
衣服比身体大很多或小很多就不合身。	违反型号适合规则:非常大的衣服穿在非常小的身体上。
内衣是用来穿的不是用来看的。	“可见——不可见”被颠覆;裤子的位置是为了裸露内衣。
衣服有前后之分,细节把二者区分开来。	前面与后面的构成细节之间的区别相互违背;裆前开口没有了,帽檐朝后。
正面朝前是正确的,背面朝前是错误的。	“对——错”之分挑战了“前——后”颠倒。
禁止直接提及生殖器。	过长的袋子明显地模仿了男性生殖器。
生殖器被多层服装覆盖——内衣加外衣。	“公开——隐私”之分显现于内衣的可见及对生殖器的过多提及。
装饰物选自固定种类的物品。	将闹钟与价签用作装饰物说明对界限的忽视。
穿衣前移除悬挂的价签,它不属于服装类。	颠倒就价签的功能而论的传统。
不应直接提及服装的价格。	通过将价签悬挂于服装之外使“隐私——公开”之分颠倒。

表2 传统服饰的一些规则及希普霍普风格对这些规则的违反

“n****r”与“wigger”这些语言学标志间的关系或许会被以多种比喻的形式来解读：例如隐喻，将白人孩子同外表像白人孩子的黑人孩子进行类比似乎是一个嘲讽；例如转喻，“wigger”这个词被解读为种族歧视的同义词或替代物；例如滑稽的模仿，“wigger”这个词被假定作为一种对绰号的幽默模仿；例如提喻，以“-igger”结尾的词与种族歧视相关。

6. 希普霍普体制的深层结构

总的来说，这一分析说明：站在与对希普霍普风格的争论相同的高度，这一体制的范式结构的基本状况是它依赖于传统服装体制的符号。在传统服装体制中，T恤与裤子的首要符号的外延意义是对指示物的文字描述，内涵意义包括对身体舒适、恰当休闲及娱乐活动等的评估。“遮蔽”是内涵的另外一层意义——一种由关于服装应该怎样才合身、哪类衣服可以公开穿着及服装的哪些特征构成了前与后的标准的二级体制。如赖特(Wright)所观察，传统服装的语言(近似地)指示了服装可以在何种程度上依据穿着者与适合的尺度而具备不同的型号；服装可以“小但不能太小”。另外，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传统服装的规则指示了服装可以大，但不能太大，内衣是穿的不是看的，以及正面朝前是对的，背面朝前是错的。

希普霍普风格挑战了这一体制的逻辑。身体尺度与衣服型号之间的新奇关系使服装标准被打破了，也挑战了常识。这一常识认为超大的外衣是很不合身的。同时可见的内衣、将背面穿到前面

的服装及由过长的袋子暗示的生殖器等形式了对正确标准的侵犯。当它的重现暗示出建立在身体尺度与服装型号之间的特殊关系是有意的，这时，这一风格的流行诋毁了常识的逻辑。型号与合身、大与小、内部与外部、前与后、对与错、细微与明显、可见与不可见、公开与隐私等的不匹配挑战了传统服装的标准，并且通过延伸意义挑战了那些主流文化。

乞丐装通过夸张被显现出来，符号的作用是依据漫画形象重新制造了穿着者的形象。同时，服装的奇怪型号突显了年轻穿着者身体的相对微小，暗示了儿童在戏剧中以成人装打扮，穿着者对他们的裤子来说看起来太小，思想上的扭曲反映出年轻人希望自己更高大。

过长的袋子指男性生殖器的夸张尺寸。它们模仿了相对于显性器官的隐私的文化编码，并且去除了覆盖这些的很多层服装。此外，前面的长袋子助长了进攻性的“轻蔑”态度，这些态度源于一些穿着者，在这一意义上，用隐喻法的方式指出——穿着者是趾高气扬的公鸡。

“Wigger”这一复杂的语言学符号与语言学符号“n****r”完全相似，传达了一种同语音学上的明喻及具有类似解释的词n****a相关联的关系，通过参考白人而不是非裔美国人的主题起到了戏剧性的作用，并且或许已经成为一种元符号(meta-sign)或者一种锚(例如一种控制解读的方式)以及一种视觉体制的语言学对应物。此外，当白人青年将其作为一种非裔美国人身份认同的参照来应用时，说唱音乐、希普霍普文化及语言学

符号扰乱了符号规则，并且围绕一种传统的假设，即尽管一些黑人想成为白人，但白人并不想成为黑人。

总之，希普霍普体制的深层结构依赖于一种与传统服装相关的符号范式结构。这种范式结构以传统服装符号的反面形式出现，并且存在于对希普霍普符号群体(如型号很大的裤子穿在尺度相对小的身体上)中的目标符号的外延解读与对传统服装(如传统惯例要求合身的服装应该与身体型号接近)中目标符号的内涵解读之间。借助促成这一体制的修辞手段，将传统与非传统服装形式进行对比，使这种辩证关系更明确。

五、暗示与结论

希普霍普风格具备离谱的特征以及高级时尚、反时尚与大众时尚的面貌，这些同它所导致的争论、以及所蕴含的丰富而明显的符号学意义引导我们去设计一项研究，通过这一研究来使衣着形式变得有“意义”。符号学为这一努力提供了工具。一种结构主义方法指导我对符号学概念的研究进行架构，这些概念描述了有助于意义生产的那些条件和过程。这项研究所暗示的东西对理论建构做出了潜在贡献，同时这一研究的局限性为以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机会。

1. 理论构建的暗示：希普霍普风格作为一种特殊着装

这一分析导致了两种极其不同的结构的出现：传统衣着系统的一套规则与希普霍普系统的关系模式。概念符号都适应了这两种结构，但一种提供相对清晰的

引导,另一种提供各种冲突的思想。通过比较这一结构的组成,我考虑了希普霍普系统是如何成为一个更大的概念化分类的例子。为促进这一结论的完善,我从艾柯(Eco)关于非传统审美表达被编码的方式的论文中吸收了一些东西。

艾柯将创造性行为与异常行为定义为审美领域中的创新性表达。他假定这些特征创造了一种特殊且与众不同的关系。这一关系存在于控制传统美学表达的既有代码(existing codes)与具有创新性或非传统审美形式的新兴代码(emerging codes)之间。如下:

艾柯将非传统审美表达的特征描述为开放性信息,因为他们的创新性特征违反他们的分类规则并导致否定编码,传统意义的表达就依赖于此。为了弄清楚开放性信息的意义,解读者将他们自己的编码添加到开放的形式中去。换言之,当新形式与特殊意义联合的规则不存在的时候,解读者发明了他们自己的临时规则。然而,解读者(与这样以来他们所产生的意义)有必要被“符号的逻辑”所限制,即对传统表达的解读依据既有编码来进行结构化。这样,对开放信息的编码就作为一种辩证结果而产生了,即“意义解读者试图读出新奇形式”与“非传统形式产生自既定的传统符号”之间的辩证关系。

艾柯的论文中20世纪90年代早期关于希普霍普风格的争论提供了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那时,控制创新风格意义的规则还没有被传统化。因此,希普霍普的符号学系统代表了一种编码程序,对新奇外观样式的挑战引导观察者

(与穿戴者)去试图给予希普霍普风格或多或少的个人因素。那些个人因素源于系统的深层结构。

我通过类比将艾柯的论文转化为一种关于衣着理论,将希普霍普系统定义为更大范畴的一类具有创新性、新奇性及异常性的服装与外表形式。这类服装与外表形式在与传统的服装构成的一类服装与外表形式相互对立的关系中取得了平衡。我把带有传统外观样式的一类服装标为普通服装,把相反种类的具有创新或异常样式的另一类服装标为特殊服装。这引出了下面的论点:

特殊服装是服装种类与表面现象的分离,挑战了传统标准。这一挑战的结果催生了一种新奇的设计元素,一种存在于对服装或外表进行修饰的技术与穿着者的身体之间的异常操作,一种展示服装风格的特殊的背景,或者是以上因素的综合。最高的准则或要求是特殊服装与传统服装相互偏离,并且它引发了“令人好奇的解读”。也就是说,形式的新奇招致观察者质疑它、提倡它或试图理解它。尽管特殊服装也许会被迅速地抛弃转化,或被普通衣着同化,但是它作为非凡离奇的一种表现形式,与普通服装明显地区分开来。

这种“普通——特殊”构想或许会通过提供术语来解释时尚市场中的现状,以促进人们对其它服装形式的研究。服饰研究者指出亚文化风格、流行、高级时尚与大众时尚的显著特点经常被混淆,并且在现阶段如可替代性服装、亚文化风格、对抗性风格、异常服装、引人入胜的服装、颠覆性的服装、反时尚、及不时尚都适用于其

它用途。

如果其它与外表相关的系统能够以“普通——特殊”为特征,那么这一有价值的概念应该被当做分析任意服装系统的框架。这一服装系统包括:民族形式、亚文化风格、个性表达、流行及高级时尚。“普通——特殊”构想或许在服装的意义是如何产生的这一理论的发展中是一个有用的组成部分。

2、这一工作的局限性及进一步研究的机遇问题

结构主义者们在进行论证的时候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挑战,即这些论据是无历史记载的,这就是当下研究的相关现状。这项希普霍普研究工作代表了一种共时性分析:犹如希普霍普系统在某一时刻被冻结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引导。然而,普通的符号与特殊的审美符号非常有活力,并且受到不断产生的快速变化的支配。历时性分析包括:符号的检测、符号系统及随时间推移的符号。在当今市场上,希普霍普风格已经成为以城市街头穿着而著名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不同类别产品的核心要素。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对希普霍普系统的历时性研究将会揭示其他的结构性组成要素,并且会在我们对归因于服装的意义演化的理解中增加一个有价值的领域。

建构在结构主义基础上的争论所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这些结果是不可证实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符号学家们在以下问题上的意见并不一致:是否构建的问题,产生自结构分析的因素的问题,以及代表客观现实问题。一些人认为结构必须代表现实;另一些人则认为结构并不代表现实,因

为客观现实并不存在。还有些人认为结构所代表的是一种潜在的现实。

另一方面,人们支持把意义归于衣着的这种构造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抽象。符号有重要的社会与文化功能,尤其在他们被用于维护社会群体、制度和文化的时候。当前剩余的未检测到的分析是一些潜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围绕着社会、文化、常规性实践,以及由希普霍普风格对这些实践引发的挑战所带来的影响方面进行。在他们的社会与文化功能方面,对普通的及非凡的符号编码的检测将会为希普霍普研究拓展一个有价值的领域。

从对希普霍普的研究中得出:统治传统服饰的规则是从建立在普通服装形式与特殊形式的辩证中产生出来的。像大多数的文化支柱一样,普通服装规则的归化程度具有相当大的不可见性,但是同时又是目共睹的。

最后,在处理希普霍普数据时,我们必须处理一些难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处理种族主义偏见与刺激性语言。习俗通常拒绝对这种事情加以关注,但它经常被要求精确地忽略某些主题,这是因为它们对一些社会状况来说是不和谐因素。在希普霍普的研究中,这一令人讨厌的东西不能被忽略,因为它们看起来是这一系统的支柱。将它们如此定义可能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读者可能会感到被侵犯;但另一个结果是读者们会在定义与思考其它相关现象的边缘方面的潜在重要性时受到挑战。认为边缘存在力量的观点以及通过检查被忽略的东西可以收获颇丰的观点是当代文化

研究中的一个基本理念,并且或许是一种研究其他表面形式的有用视角。

正如斯宾格(Spiggle)所暗示,所有的解读工作天生都是主观的。我利用符号学的概念为我所从事的分析与解读过程提供了便利,并且获得了令人满意的研究成果。在这一研究的结论中,我认为我既理解了希普霍普风格又理解了以新奇有力的方式构建其含义的过程。围绕我们共同利益的文化学术界与普通亚文化及许多纺织品和服装方面的专家都认可,《服装与纺织研究日志》的读者也都发现这一研究是有意义的。但是这一研究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是无意义的。读者的多样化包括以下因素:国籍、种族、性别、年龄与社会阶层。这使得读者将带着不同的期待来关注相关的问题,来传达希普霍普或其它与此相关文本的意义。

一种与服装有关的检测方式就是去定义其意义;另外一种解决问题的途径包括检测意义产生的基础。希普霍普研究从后一个视角去解决问题。认为意义归因于其它形式的特殊衣着的结构研究将会深化我们对意义如何产生以及对衣着作为一个意义表达角色的理解。

注释:

① S.B.凯瑟:《社会心理学》(第二版),纽约:费尔柴尔德出版社,1997年,第313页。

玛西娅 A. 莫加多(Marcia A. Morgado)
美国夏威夷大学服装产品设计与营销专业副教授,她的研究兴趣是符号学与大众文化。

刘晓琴 北京服装学院2007级研究生
襄 倩 北京服装学院2008级研究生

2010年艺术设计学院 学生捷报频传

2010年艺术设计学院加强教学和科研管理,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学院各项工作的全面展开。一年间学生获奖频频,成绩显著,这些奖项包括:在首届北京市大学生动漫设计竞赛上,五名学生获得一等奖;在全国3D大赛中分获北京赛区工业与工程组、数字表现组特等奖和一等奖,并获全国总决赛现场一等奖;在全国高校文科类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中分别获得专业媒体组全国决赛二、三等奖;2010年“罗莱杯”全国校园设计大赛中获全国总决赛区一等奖;第六届“挑战杯”首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金奖;第四届全国环境艺术设计大赛金奖(中国美术提名奖);2010年“真皮标志·致富杯”中国鞋类设计大赛男、女鞋类金奖;第二届北京市主持人风采大赛季军和最佳人气奖两项大奖;中国“黄岩模具杯”工业设计大赛“塑料制品”二等奖;“全国优秀毕业生设计”全国界面设计组大奖;one show青年创意竞赛优胜奖;第四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三等奖;19届时报金犊奖佳作奖。